

艾莹 著

一条河。一群流放者。一段发冢的历史。来自香椿街上的少年漂泊到
河流之上，空旷、孤寂……

河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三
著

河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岸/苏童 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02-006987-3

I. 河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2235 号

责任编辑:王 干 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校对:刘晓强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河 岸

苏童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9.5 插页 2

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70000

ISBN 978-7-02-006987-3 定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我注意到她古怪的表情，那表情已经超越了仇恨，比仇恨更尖锐，她浮肿的脸上被一圈寒冷的光芒包裹住了。



我烦死李铁梅了！她怒目圆睁跟老崔抢一把剪刀，那眼神和动作都是破坏性的，老崔有点害怕，他说小铁梅你的辫子是公共财产呢，要剪，一定要请示赵春堂，



目 录

上 篇

001

【儿子】 3

目
录

浮雕洋溢着—股革命时代特有的尖利而浪漫的风情，一个年轻的女人迎风而立，英姿飒爽，她肩背一只箩筐，侧转脸，凛然地怒视着东南方向。那只箩筐，是浮雕的一个焦点，吸引了大多数瞻仰者的目光。如果看得仔细，你会发现那箩筐里探出了一个婴孩的脑袋，圆鼓鼓的一个小脑袋……

【隔离】 23

隔离了两个月后，父亲精神方面果然出现了一些紊乱的迹象。有一天工作组的女同志找我母亲谈了话，承认我母亲的推测有点道理。她说父亲近来的举动很反常，他拒绝交待问题，动不动就要褪裤子，让工作组检查他屁股上的鱼形胎记，不分时间，不分场合，令人难以接受。

【生活作风】 28

我不知道父亲搞了多少女人，时间，地点，细节，她们都是什么样的女人？一些幽深而复杂的联想遏制不住，我的目光鬼鬼祟祟，引起了父

亲的警觉,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裤,厉声问我,东亮你在看什么?你往哪儿看?

【河流】 41

河流暗下来,整个世界暗下来了,我点亮船头的桅灯,看见昏黄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射在船头,那么小那么脆弱的一摊黑影,像一摊水渍,水在宽阔的河床中流淌,而我的生命在一条船上流淌,黑暗中的河流给我启示,我发现了我生命的奥秘。

【天堂】 44

我给你看看我弟弟的屁股,我弟弟的胎记,也是鱼形的!她说着解开红布带,把她弟弟的幼小的屁股露给我看,你看,看这个胎记,多像一条鱼!她有点得意地说着,怀里的婴孩咿呀咿呀闹开了。

【字】 53

我母亲第一个扑过来,她像一头愤怒的母狮朝我扑过来,啪,啪,啪,打了我三个耳光。她向旁边的两个人气呼呼地解释了三个巴掌的意义,我记得很清楚,她说,这三巴掌,第一巴掌归孩子自己;第二巴掌归我,我乔丽敏一生要争气,怎么偏偏生了这么个不争气的孩子;第三个巴掌,赏给他父亲,都是他的教育有方……

【码头】 56

我钻进我家的后舱,一下就傻了,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我不敢相信父亲做的事情。舱里弥漫着一股血腥味,地板上的血在流淌,一把剪刀掉在那张海绵沙发上。父亲的下身拖曳着一条黑红色的血线,他剪了他的……

【船民】 67

船民们已经不听指挥,王小改一声怒吼,把猪肉拖回去,他们敬酒不吃吃罚酒,镇压!治安小组的三个人开始挥舞着治安棍敲人,人群中响起一片骂声和呼救声,然后就打起来了。

【东风八号】 84

你们怎么回事?我恶声恶气地数落那个女人,别人都上岸了,你们

还在船上睡大觉,你们是什么人?

我们是什么人,偏不告诉你。小女孩示威似的瞪着我,她抢在母亲之前说话,不允许她回答我的疑问,妈妈,这个人很凶,我们偏不理他。

【寻人】 90

孙喜明女人一只手紧紧地拽着女孩,嘴里愤愤地喊起来,天下哪里有这么狠心的母亲,这么小的孩子,扔下她就走了?地上有干部,水里有龙王,该来管管这样的人,不管她往哪里跑了,都要把她绑回来。她没想到自己的谴责惹怒了女孩,女孩挣脱她的手,小手啪啪地打着孙喜明女人的胳膊,怒声叫道,绑你,绑你!

【沙发】 97

船民毕竟是船民,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眼神,眼神泄露了天机。无论男女老少,目光都像一枚尖利的指南针,直指我父亲的裤裆部位,无论是好奇还是猥亵,所有人的目光都无情地探究着我父亲的裤裆。我觉得父亲像一个裸身的小丑,站在舞台的灯光里。

【慧仙】 107

你就算是一条鱼,涨水还要跳到岸上去呢;你就算是船上的一根缆绳,靠岸还要拴在岸上呢。库书记你是一个大活人呀,当真一辈子不上岸了?

父亲说,老孙呀,我不是鱼,也不是缆绳,我也不是赌气。老孙你不理解我的,我现在习惯了船上,一上岸头就晕,我不能上岸啦。

【抓阄】 125

我打开纸条,看见一个稚拙的小女孩的画像,乌溜溜的大眼睛,扎了两根羊角辫,辫梢上画了两个硕大的蝴蝶结,纸上有一个歪歪扭扭的落款,慧仙。

我抓到阄了。

【母亲】 136

德盛的女人蒙着脸不敢看那女婴,嘴里骂着那女人,天底下哪有你这种狠心的女人,你不配做母亲呀!卖个玉米你跟我们讨价还价,卖自

己的骨肉，你倒是那么痛快！

【河水之声】 148

我说，河水不说话，是你不给它嘴巴，你给它一个嘴巴，它就说话了。

她愕然地瞪着我，你是白痴呀？河水是水呀，不是人，你怎么给河水安上嘴巴呢？

【河祭】 152

我看不清小女孩尘土遮盖的面孔，是美丽俊俏的还是愚笨丑陋的。一个孤女可以做另一个孤女的样板，我脑子里渐渐浮现出慧仙的小脸，那个旧时代孤女的形象便清晰了——我看见她躺在凤凰镇棺材铺的一口棺材里，泪痕未干，目光已然流转，她好奇地打量棺材外面的世界，一边向我招手，进来，进来……

下 篇

【少女】 167

我盼望慧仙快点长大，这是我心里的第一个秘密。

另一方面，我又害怕慧仙成长发育得太快，这是我心里的第二个秘密。

【红灯】 173

我是胆小鬼，世界上所有的胆小鬼都一样——只敢发泄自己的恨，不敢公开自己的爱，他们敢于发泄自己的恨，只因为要掩藏自己的爱。我就是这样一个胆小鬼，我对慧仙的爱是水葫芦对向日葵的爱，这样的爱，比恨更深奥，比恨更离奇……

【名人】 183

赵春堂无言以对，婉转地请小柳具体评价慧仙的外貌和气质。小柳也不客气，说，脸蛋倒是不错，八十五分；身材也算匀称，给七十分；屁股马马虎虎，算她六十五分；我最重视胸部，她没有胸嘛，这个胸，最多评个三十分！

【人民理发店】 198

慧仙涨红了脸高举着一把梳子和一把推剪,左手的梳子不停敲击右手的推剪,啪啪啪,啪啪啪。她嘴里一迭声地叫喊,谁要剃头,谁要我剃头?给点面子,我给你们来剃头!

【理发】 206

你到底是来看报还是剃头?小陈说,我看你不是来看报纸的,也不是来剃头的,你鬼鬼祟祟的像个美蒋特务,你什么人,是从哪儿来的?

【一天】 216

我眼睛看着镜子,目光像向日葵一样朝向慧仙站立的方向,这样我的眼睛看上去就是斜眼。老崔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目光,手在我肩膀上粗暴地拍了一下,空屁,你看电影也该正眼看,老是斜着眼睛看什么呢?

【惩罚】 241

我和赵春美金阿姨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,我准备承受相应的惩罚,也许是五个耳光,也许是下跪五个小时,也许是写一篇五千字的检讨书,这取决于我的悔改态度。我万万没想到他翻出了那根绳子站在船头,居然要捆我!

【孤船】 255

父亲的脸已经完全扭曲了,随着情绪的波动,他嘴里频频孕育出大大小小的泡泡,一串串泡泡疯狂地向我飘来,带着浓重的鱼腥味。我又惹了大祸。我后悔莫及。

【纪念碑】 264

我说傻子你别胡说,我不是偷英魂,我是把纪念碑拖到我爹那儿去,给他看一看,我爹病得很严重,看见这块碑,他的病就会好了。

你才是傻子!纪念碑又不是灵丹仙药,怎么给你爹治病?

【下去】 280

空屁你是疯了还是傻了,你偷什么我都信,怎么偷起烈士纪念碑来了?你他妈的怎么不到北京去,怎么不到天安门广场去,去偷人民英雄纪念碑?

【鱼或尾声】 288

我看不清那是一条鲤鱼还是草鱼,它的游姿轻盈而欢快,嗖地一下,就从我眼前游走了。我去追那条鱼,很快就失去了方向。我不是一条鱼,怎么追得上一条鱼呢?就这样,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游走了,我觉得那是我父亲……

上 篇

儿 子

1

003

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。

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,生活在房屋里,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,这是我父亲十三年前做出的选择,他选择河流,我就只好离开土地,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向阳船队一年四季来往于金雀河上,所以,我和父亲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鱼类,时而顺流而下,时而逆流而上,我们的世界是一条奔涌的河流,狭窄而绵长,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滴水,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。河上十三年,我经常在船队泊岸的时候回到岸上,去做陆地的客人,可是众所周知,我父亲从岸上消失很久了,他以一种草率而固执的姿态,一步一步地逃离岸上的世界。他的逃逸相当成功,河流隐匿了父亲,也改变了父亲,十三年以后,我从父亲未老先衰的身体上发现了鱼类的某些特征。

我最早注意到的是父亲眼睛和口腔的变化,或许与衰老有关,或许无关,他的眼珠子萎缩了,越缩越小,周边蒙上了一层浓重的

白翳,看上去酷似鱼的眼睛。无论白天还是黑夜,他都守在船舱里,消沉地观察着岸上的世界,后半夜他偶尔和衣而睡,舱里会弥漫起一股淡淡的鱼腥味,有时候闻起来像鲤鱼的土腥味,有时候那腥味显得异常浓重,几乎浓过垂死的白鲢。他的嘴巴用途广泛,除了悲伤的梦呓,还能一边发出痛苦的叹息,一边快乐地吹出透明的泡泡。我注意过父亲的睡姿,侧着身子,环抱双臂,两只脚互相交缠,这姿势也似乎有意模仿着一条鱼。我还观察过他瘦骨嶙峋的脊背,他脊背处的皮肤粗糙多褶,布满了各种斑痕,少数斑痕是褐色或暗红色的,大多数则是银色的,闪闪发亮。这些亮晶晶的斑痕尤其令我忧虑,我怀疑父亲的身上迟早会长出一片一片的鱼鳞来。

为什么我总是担心父亲会变成一条鱼呢?这不是我的妄想,更不是我的诅咒,我父亲的一生不同寻常,我笨嘴拙舌,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他与鱼类之间暧昧的关系,还是追根溯源,从女烈士邓少香说起吧。

凡是居住在金雀河边的人都知道女烈士邓少香的名字,这个家喻户晓的响亮的名字,始终是江南地区红色历史上最壮丽的一个音符,我父亲的命运,恰好与这个女烈士的亡灵有关。库文轩,我父亲,曾经是邓少香的儿子——请注意,我说“曾经”,我必须说“曾经”这个文绉绉的极其虚无的词,恰好是解读我父亲一生的金钥匙。

邓少香的光荣事迹简明扼要地镌刻在一块花岗岩石碑上,石碑竖立在她当年遇难的油坊镇棋亭,供人瞻仰。每逢清明时节,整个金雀河地区的孩子们会到油坊镇来祭扫烈士英魂,近的步行,远的乘船或者搭乘拖拉机。一到码头,就看得见路边临时竖起的指示牌了,所有路标箭头都指向码头西南方向的六角棋亭:扫墓向前三百米。向前一百米。向前三十米。其实不看路标也行,清明时节棋亭的横檐会被一幅醒目的大标语包围:隆重祭奠邓少香烈士的革命英魂。纪念碑竖立在棋亭里,高两米,宽一米,正面碑

文,与其他烈士陵园的大同小异。孩子们必须把碑文记得滚瓜烂熟,因为回去要引用在作文里。真正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纪念碑后背的一幅浮雕。浮雕洋溢着一股革命时代特有的尖利而浪漫的风情,一个年轻的女人迎风而立,英姿飒爽,她肩背一只箩筐,侧转脸,凛然地怒视着东南方向。那只箩筐,是浮雕的一个焦点,吸引了大多数瞻仰者的目光。如果看得仔细,你会发现那箩筐里探出了一个婴孩的脑袋,圆鼓鼓的一个小脑袋,如果看得再仔细一点,你可以看见婴孩的眼睛,甚至可以看清那小脑袋上的一绺细柔的头发。

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奇,邓少香的传奇扑朔迷离。关于她的身世,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其父在凤凰镇开棺材铺,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,所以人称棺材小姐。棺材小姐邓少香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?说法版本不一。她娘家凤凰镇的人说她从小嫉恶如仇,追求进步。镇上别的女孩嫌贫爱富,她却是嫌富爱贫,自己相貌出众,家境也殷实,偏偏爱上一个在学堂门口卖杨梅的泥腿子果农。概括起来,这说法与宣传资料基本保持一致,她出走凤凰镇,是为了爱情,为了理想。而在她婆家九龙坡一带曾经流传过某些闲言碎语,内容恰好与娘家的相反,说邓少香与果农私奔到九龙坡很快就后悔了,不甘心天天伺候几棵果树,更不甘心忍受满脑子糨糊的乡下人的奚落和白眼,先是跟男人闹,后来和公婆全家闹,闹得不可收拾,一把火烧了自家的房子,跺跺脚就出去革命了。这说法听上去是家长里短的庸俗,总结起来就有点阴暗了,邓少香是好高骛远才去闹革命的?是放了火才去闹革命的?这别有用心的说法就像一阵阴风刮过,严重玷污了女烈士的光辉形象。有关方面及时在九龙坡乡派了一个工作组,严加追查,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谣言,开了三次批判会,分别批斗了邓少香当年的小姑子,还有一个地主婆和两个老富农,很快肃清了流毒,后来就连九龙坡的贫农也没人去散布这种谣言了。

无论是娘家凤凰镇，还是婆家九龙坡，邓少香做出那么大的事，是两边的人都不敢想象的，谁想得到呢？战争年代金雀河地区腥风血雨，为金雀河游击队运送枪支弹药的任务，竟然落在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媳妇的肩上。游击队在河两岸神出鬼没，邓少香也必须神出鬼没，她恰好有这样的天赋，也有这个资本。凤凰镇上娘家的棺材铺，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根据地，死人和殡葬的消息总是最先传到棺材铺，每当运送任务繁重的时候，邓少香会设法回到娘家，把枪支弹药藏在死人的棺材板里，自己乔装成披麻戴孝的哭丧妇，一路哭到荒郊野外的坟地，看着棺材入土，她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其他的事由游击队员来做。所以，有人说邓少香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，主要是靠了三件宝：棺材、死人，还有坟地。

那次到油坊镇来，邓少香的任务其实很轻，只要把五支驳壳枪交给一个绰号“棋王”的地下党员。所以，邓少香有点轻敌了。她没有事先打听油坊镇一带殡葬的消息，也没打听好油坊镇的坟地在什么地方，就确认了接头人和接头的地点。那是唯一的一次，她运枪没有依赖娘家的棺材，只动用了婴孩和箩筐，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想到，离开了三件宝——棺材、死者和坟地保驾护航，她的油坊镇之行会变成一条不归路。

邓少香把五支驳壳枪缝在婴孩的襁褓里，背着箩筐，搭乘一条运煤船来到油坊镇码头。在码头上她向人打听棋亭的方位，别人向西边的六角亭指了指，说，那是男人下棋的地方，你个妇道人家去干什么？难道你也会下棋吗？她拍拍背上的箩筐，说，我哪儿会下棋？是孩子他爹在那儿看“棋王”下棋呢，我要去找他。

邓少香背着箩筐进了棋亭，她不知道在棋亭里下棋的两个穿长袍马褂的男子，一个是换了便衣的宪兵队长，看上去文质彬彬，貌似“棋王”；另一个面孔白皙，东张西望，戴着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神非常犀利，也像所说的“棋王”。她一时猜不出谁是“棋王”，就对着棋盘说了接头暗号：天要下雨了，该回家收玉米啦。